



THE STORY
OF THE
KEEPER'S
GARDEN

被删除
的人

陈奕潞 著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ERS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被删除的人

陈奕潞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删除的人 / 陈奕璐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404-7613-7

I. ①被…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3541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科幻小说

BEI SHANCHU DE REN

被删除的人

作者:陈奕璐
出版人:刘清华
出品人:郭敬明
项目总监:痕痕
责任编辑:薛健 刘诗哲
监制:与其 刘霁
特约策划:卡卡 董鑫
特约编辑:卡卡 孙鹤
营销编辑:杨帆
装帧设计:ZUI Factor (zui@zuifactor.com)
设计师:yeile
内页设计:熊威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70mm 1/32
字 数:249千字
印 张:11.5
版 次: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7613-7
定 价:32.8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目 录

第一个故事 书之子	004
第二个故事 日光倾城	017
第三个故事 回到原点	027
第四个故事 客神	040
第五个故事 一寸灰	063
第六个故事 第三十二日的国王	084
第七个故事 齿轮	109
第八个故事 积雨辋川	125
第九个故事 睡眠的主人	139
第十个故事 每天一点超能力	158
第十一个故事 标本	163
第十二个故事 大疫	182



CONTENTS

第十三个故事 质数的孤独	195
第十四个故事 迷途之兽	209
第十五个故事 黄线之外	223
第十六个故事 染指	239
第十七个故事 式神提名	252
第十八个故事 甜食	266
第十九个故事 狗影子	273
第二十个故事 Lunar Hunter	285
第二十一个故事 极光	309
第二十二个故事 红荷	320
第二十二个故事 Makara	332
第二十二个故事 被删除的人	336

“在修道院的西侧，立着一座鹰头狮身怪兽石像。找一个身高一米四九的十二岁女孩，蒙住她的双眼，用线牵着她的手向前走。走满一百米，左转。再走满二百米，右转。就这样，每次都增加一百米，每次转的方向都和之前的相反，等她走够了两千米，不要再转弯，一直朝前。不要管她迈的步子是大是小，遇见了路障或是沟、桥之类的地方，让她自己想办法过去，不要伸手帮忙或是绕远。最后，你们会进到一条巷子里面，巷子的尽头是一面深黑色的墙，墙壁上有一盏白炽灯，灯上面用红线拴着一只黑色的鸟。如果线是拴在鸟的左脚上，你就可以用手把它解下来，然后翻墙进到里面去。可是如果线拴在它的右脚上，转身回去，不要回头看。记得用手解线，而不要用剪刀或是别的东西。如果你完成了这一切，进了里面，你将会得到永生不死的生命，那是 Vermeer 的花园——不死者的玫瑰园。

“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作为交换，你要讲一个故事给花园的主人听。如果她喜欢，你就可以去任何地方，带着那颗永远不停跳的心脏。唯一要做的是每一百年回来一次，再给她和她的那些花讲个故事。可是如果她不喜欢，你就要失去全部的记忆，变成一棵树或是一只蝴蝶，陪她和那些花永远留在那里。至少，我知道的规则是这样的。”

夏扬在城西的大桥上找到了白象。她穿了一件睡衣似的连衣裙，风一吹便贴在身上，薄而飘。她光着脚，拉着那个女人的手说：“你想要当我的妈妈吗？请当我的妈妈吧。”那个女人瞪着眼睛，像看蟑螂一样看着她。夏扬快步过去，把她拉过来，和那人道歉。太阳在这个时候升起来，把桥下的江水映得亮晶晶的。白象望着他：“我不想回去了。我已经没有故事好讲了。”夏扬说：“先和我们一起

去花园，大家帮你想办法。”她朝他粲然一笑：“把好故事留给别的人吧，我已经没有想去的地方了。”在夏扬反应过来之前，她把手抽了出去，向桥外飞身一跃。闹钟这个时候响了起来。三点整。第四次做这个梦，他仍然出了一身的冷汗。

这一年夏扬六百三十九岁。距离他被人塞在木桶里，推入护城河，逃离那场焚烧京城的大火过去了六百一十七年。他站在地球另一端，经历了千年时光却依然热闹的威尼斯城。七百二十一年前，马可·波罗历尽艰辛，从中国返回了这里。

凌晨四点，城市尚未苏醒。水波暗暗地涌动，像是一只心怀叵测的巨大不明生物。岸口新来了几个穿着花哨维多利亚长裙的女孩，都是生面孔，夏扬一声不响地从她们身边走过去。他穿着驼色风衣，领口用围巾扎紧，眉间一道伤口，面孔却依旧温和英俊。一向喧哗的广场干净整洁，有几个老人拿着拖把一样的毛笔在地面上写字，篆书，岳飞的《满江红》。

他走到塔下，雕满戴面具的小丑的黑色铁门开了，一个穿黑衣的男人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块怀表。“你很悠闲呢。大家已经等你很久了。”K说。还没有到狂欢节，他脸上却戴着镶满黄金与珠宝的Larva面具。

从男人身后，有几个夏扬熟悉的人探出头来，笑嘻嘻地挥手致意。夏扬笑着挥回去，然后僵在了那里。菅野的头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探了出来，笑得花枝乱颤的：“想你了，亲爱的。”

菅野比夏扬要老，公元847年，他随圆仁从大唐回到日本，遇风浪，落海。救他的商船在海上开了三年，回到威尼斯。感染痢疾重病快死的他被送去了花园，讲了自己的故事，活了下来。

一群人按时到达，玫瑰和郁金香，铃兰和罂粟，勿忘我和天竺

葵……本应在不同季节开的花，一同盛放，空气中却没有一丝香气。长长的石头甬道上没有人，被绿叶覆盖的侧门紧锁着，K用钥匙打开它，里面是另一座花园，开着蓝色的八仙花、霍麦草、菖蒲和紫罗兰，等等。和正门的喧嚣夺目比，这里更静谧精致。小喷泉里依旧是那个吹号的小孩的雕塑，而山墙后面的小椅子上，坐着一个老人。

几个人走到她身边，坐下。K和夏扬坐在椅子上，其他人就直接坐在草地上。老人大概七十多岁的样子，戴着老花镜，在织一件毛衣。Vermeer在中国生活了一千四百多年，那时她的名字是苏臻，后来去过印度、马来西亚、日本、埃及、俄罗斯北部，最后留在了威尼斯。年老之后，她头发灰白，身材走样，但面容依旧祥和，身上散发着羊绒毛衣的温和气息。厨房里的小锅里煮着汤，牛肉、咖喱、山芋。

“饿的人可以先吃。”她和他们讲话，仍然用着带京腔的中文，一面盯着电视机，一面继续织着她的毛衣。她的电视机还是一百多年前的那台，Lucas给她买的。

夏扬抬头看了一眼Lucas。他摆动着红色绸纱一样的尾巴，在窗口的玻璃鱼缸里游来游去，和Felony一起。他上次讲的故事不够好，于是被Vermeer变成了一只金鱼。

没有人动。又过了十分钟，Vermeer喝了一口茶，推了推眼镜框，看向众人。她语气严肃，房间里像是忽然涌入12月彻骨的冷风：“那么，这次谁先来？”

菅野举起手，嘻嘻地笑：“我来。”



<The first Story>

书之子

薰抬起头，6月的阳光斜照在书架上，浅金色的光斑。上面那一排德文书尤其厚重，落了厚厚一层灰尘。她在椅子上踮脚，把它们抽出来，吹干净。

她盯着书脊的名字。鸦青色的眼睛圆润光亮。

“那不是三年B组的井田薰吗？”

“欸？真的欸。她不是应该在礼堂吗，怎么会在这儿？”

“哪个哪个？是代表整个年级参加校际话剧大赛的井田？”

“演出取消啦。你们没听说那件事吗——”

“哪件事？”

“和她搭档的早目优子死掉啦。”

“……欸？怎么会？”

“是谋杀吗？”

“嘘——据说是从井田家的阳台摔下来的，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两个人从幼稚园的时候就是好友哦，还曾说过一起去欧洲演出这样的话呢！”

“啊……感觉好可怜的样子。”

“哪里可怜了。听说她们两个在争取同一个保送名额。薰因为这件事还曾经大病一场。优子就是在探病的时候被……掉下来摔死的……”

“啊！难道说……”

“嘘！不要乱说！小心被她听到了。”

“不要啊……看她的样子就觉得好阴森好可怕……”

“住嘴住嘴！她朝这边走过来了。”

原本窃窃私语的女孩们噤了声。她们眯着眼，看着薰从走廊的尽头走到这一头，巨大如手掌的梧桐树叶，在6月的和风中轻轻舞动，斑驳的光影里，薰皎白的皮肤泛着柔和的光泽。她悄无声息地从屏住呼吸的女孩面前走过，在和最后一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微笑了一下。

“呼……”

“吓死我了！”

“莉香！她对你笑了欸！！”

“好可怕，她的眼睛好奇怪啊。”

“欸？你还敢看她的眼睛？我一直低着头看脚尖欸！”

“奇怪？哪里奇怪？”

“没……”叫作莉香的女孩犹豫了一下，回想起刚刚瞥见的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眸，心口莫名一窒，“只是觉得，那眼神让人很难过……”

窗外，风忽然席卷树冠，巨大的树木呼啸着，发出海浪被风暴揉烂一样的哭声。

薰在三楼停下来。她听见班主任的叫声。

她转过身。对方喘着气，也许是中午吃了咖喱的原因，森久老师的呼吸里有浓浓的咖喱味。

薰站在那里，没有躲开，没有皱眉，没有反驳那句“你这样放弃比赛不但是对学校对你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优子的期冀的

辜负啊”。

她静静地听着，头微微低下，又维持恰到好处的角度，让对方看见自己的眼睛和嘴角，这样就不会被当作漫不经心或无视大人。她一直听到“时候也不早了，既然这样你就回家好好反省一下，明早早些到礼堂集合，正式演出千万不能错过了”，才抬起头，深深地鞠躬，道：“给您添麻烦了。”

班主任用手绢擦了擦满头油腻的汗，又将另一只手搭在她肩膀上，最终满意地拍了两下，示意她可以走了。

薰在收拾书包的时候瞥见菅野。他就站在那里看她。

她没有看他，一路向下，直到走到了校长胸像所在的拐角处，才回头看了一眼之前自己所站的位置。

她一个人回了家。

开门。换鞋。把钥匙和雨伞放在玄关。洗手。

书房里空荡荡的。父亲应该还在公司加班。母亲仍旧是老样子，把冰箱堆得满满的，便笺纸贴得到处都是，好像电视上贤惠淑良的母亲的样子，但是薰从很小的时候就敏锐地意识到事情并不是她看到的那个样子。母亲很希望别人认为她是个贤惠的妻子、细心的母亲，她也总嚷嚷着这个家没有了她会有多乱多糟糕。但薰和父亲都知道，没有母亲，这个家也是这个样子，不会太坏，也不会太好。

她麻木地系好围裙，做蛋卷，而后再把之前买来的面下到锅里面去。她做这一切的时候邻居家的那只狗一直在对着厨房的窗户吠叫。薰对它说“去去”，她的眼睛像玻璃球一样闪着浅而冷的光。远处青色的办公楼上倒映着铅灰色的云，有一只乌鸦在天

线上干瘪地鸣叫着。

她把百叶窗拉紧，叫声渐渐停了。

她将做好的意大利面分在两个盘子里，一手一个拿上了楼。她的房间在二楼，然而她一直走到三楼房门那里才停下来。她把其中一个盘子放在地上，像往常一样敲了敲门，而后静静地等。隔了许久，那扇门开了，一只枯枝一样瘦小灰白的手迅速地把餐盘拖了进去，“窸窣窸窣”的声音，仿佛一只瘦骨嶙峋的白蜘蛛。在薰看见那只手的主人前，门又“砰”地关紧了。

“没有培根了。今天是用火腿做的。将就着吃一些吧。”

门里传来指甲刮地板的声音，肉酱塞满某个孔洞的濡湿的声音。薰没有说话，转过身走了几步，而后在楼梯上坐下来，抱着餐盘，静静地吃面。

薰是在3月初的时候发现他的。说“他”而不是“她”，实在是因为他的声音太过低哑，而且身材样貌也太过特殊了。其实最先看见“他”的，是优子。当时她和优子都在为话剧排演做准备，而“他”就藏身在她们查资料的那个图书室里。“他”的头很大，身体却很小。“他”的皮肤是石灰一样的苍白色，头发是纯黑的，却像抹布一样乱糟糟地揪成一团，就连身上的衣服也是脏兮兮的，像抹布一样。然而“他”说话的声音却很清晰，用词也十分文雅。

他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耳朵。

他有手。有脚。有嘴巴。

薰一开始觉得他很好玩，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蠢”。他用长长的指甲在地面上画这个字，而后又抹掉。他有一口尖锐破

损的牙。薰从那个时候起觉得他很可怕，而优子和她刚好相反。优子最开始的时候害怕他，后来却慢慢喜欢上了他。

他是很聪明的，知道很多她们所不知道的事情。

比如化学课上老师会问到的问题，生物题目的回答，英语单词的背法，甚至计算机的编程方法这样的东西。

他什么都擅长。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优子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把他带回了家。那一天是启蛰。老人们说，那是大地复苏，万物回春，群虫出动的季节。

薰很担忧。

薰发现优子看他的眼神令人害怕。

5月的时候学校决定了必须进军决赛的人选。薰和优子各占其一。

薰开始更努力地学习。而优子则把大把的时间花在了家里的图书馆。

是的。图书馆。优子在家里给“蠹”挪出了一间更大的图书馆。

优子家很富有。优子的母亲很漂亮。那种富有和漂亮，不是薰的父亲拼命加班，薰的母亲不停做面膜和皮肤水护理所能够达到的。

薰在预选的时候败北。

薰吃完了面，把餐盘和筷子放在一边。她敲敲门，门里的人沉寂了半刻钟，而后把吃干净的餐盘推了出来。

“要背书吗？”门后面的“他”，沙哑地问。

“演出要开始了。有几个地方，我还是很在意。”

“没有关系。”他嘻嘻笑，像是有老鼠跑过胸腔的声音，“我来教你。”

隔天演出的时候，薰的表现十分出色。所有的人都很激动，除了教过薰和优子的上木老师。

上木看完第一场戏的时候就出了一头冷汗。等到演出结束的时候，她趁着大家鼓掌的间隙，跑到洗手间呕吐起来。

一双白色的手伸过来。上木老师的身体一抖。然而抬起头，对上的是话剧社副社长的眼睛。

她松了口气，接过那双手里的手帕：“谢谢。”

“老师，你的脸色很差。”

“哦……是吗。”心不在焉地回答。

“是生病了吗？”

“没有……只是有些不舒服而已……”

“井田同学的演技真好呀。”由衷地赞叹，“那个玩偶道具也很好。”

上木的身体一抖。那个玩偶……

“话说回来，那个道具之前优子也用过。两个人都很出色呀。”有些惋惜的声音，“要是优子还在就好了。老师……老师你怎么了？要叫救护车吗？”

“没……不需要……”

在门外面，舞台上，演员们正在谢幕。薰抱着那个娃娃在黑色的天鹅绒幕布前静静微笑着，那玩具人偶交叉着死灰色的手臂，黑色头发下苍白的面孔和嘴唇，同样无声无息地怪笑着。

薰和半个月前比变化了许多。

这种变化是很明显的。

头发。眼睛。下巴。嘴唇。还有手指甲的颜色。

她变漂亮了。学习成绩也比之前好了。之前薰最拿手的是英语和化学，但她现在最优秀的却是历史和数学。她更强，更安静，更苍白。

她的朋友也明显少了。

之前上木想找优子的母亲谈谈。但对方是常年居住在国内外的精英人士。优子出事后，她想无论如何都要找薰的父母谈谈。上周她登门拜访，薰的父亲是个很和气的人，但同样工作很繁忙。

她每次去的时候，薰都不在家里面。但每次上木从那座房子里出来的时候，却都忍不住抬头向阁楼那个房间的窗口看去。她不知道她在期待什么。她心里甚至有一丝恐惧。

那扇窗后面有人。

有人在看着她。

7月半的午后。树上的最后一只蝉闭上了嘴。

薰把父亲的尸体从楼梯上搬下来，软如袜套一样的手臂从她肩部垂下来，无论她如何摆弄都借不上力气。图书室的门开了一个缝

隙，她抬头看过去，漆黑狭窄的缝隙中似乎什么都没有。然而她低声说：“你待在房间里不要出来。”

她把父亲拖到浴缸里，把衣服和鞋子脱掉。然后戴上口罩和手套。她把买来的四桶药水拧开，全部倒进塑料桶里，按比例兑好。而后，她把那液体浇在父亲的尸体上面。

房间蹿起浓烈刺鼻的气味。她用棍子把父亲的脚往里面推了推，而后推门出来。

她剧烈咳嗽，给自己倒了杯水。烧水的茶壶还是上个月父亲在熊本出差的时候买的，银白色的金属上面印着Kumamon的图案。薰的母亲那个时候还嘲笑过他“一把年纪了还做这种让人说闲话的事”，父亲那个时候只是“嘿嘿”地笑：“我们家阿薰喜欢嘛。”

客厅里放着动画片。电视上，粉头发的阿布把模样奇怪的动物吞到肚子里。薰“嘿嘿”地笑，喝完了杯子里的水，她转身上楼，拽着母亲的头发把母亲从楼梯上拖下来。

天空黑暗。空气里弥漫着雨水将至的湿气与腥味。像是有一条看不见的鱼溺亡腐烂在云层里。

上木发现优子和薰不对劲是5月初的事。

这两个女孩是很要好的朋友，同时也是文学社和话剧社的骨干分子。

优子很爱说话，面容姣好。薰不是十分活泼，却很体贴关心别人，两个孩子都有很多朋友。

但自从那件事后一切都变了。

那个时候，薰和优子负责打扫的旧图书室丢了一个木偶人。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旧图书室原本就是存放破旧过时的图书和各个社团工具的地方，除了退休的校长大人和前任的图书管理员植村先生，很少有人到那里去翻捡破破烂烂而又散发着霉味的书本。

只是那个木偶人有点特别。按植村先生的话来说，“那东西很久以前就在那里了，几乎每个人都见过它。但仓库的备忘录上又没有它”。

那个木偶人的额头上有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汉字：蠹。

蠹，又叫作衣鱼、书虫、白鱼、蛎鱼、壁鱼、铰剪虫。

蠹，是吃书本与木的虫。

那个人偶丢失后，薰和优子的行为都变得乖戾起来。

渐渐习惯独自一人。渐渐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就连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渐渐疏离。

除了她们的笑容。她们开始有了与人类不同，然而彼此却一模一样的笑容。

“上木老师，你说这些话的用意是什么呢？”

玻璃板后面，面无表情——不，应该说是面容平和的女孩拿着探监用的电话对老师说。她歪着头，身上穿着囚犯的宽大条纹衣服。指甲剪得干干净净，然而脸上丝毫没有谋杀父母和同学后的惶恐或悔恨之情。